

金陵残照记之五

黑
綢
錄

陈
少
校
著

黑网录

陈少校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金陵残照记之五 黑网录

陈少校 著

责任编辑 李方鹰 高雅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新亚技术公司 电脑排版

冶金测绘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01.6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5048-0385-5/1·65

定价: 14.00元

本书内容介绍

《蓝衣社》是怎样组成的？“十三太保”又是哪些人？戴笠的“军统局”内幕如何？陈立夫操纵的“中统局”又是怎样的？“中美合作所”是个怎样的组织？蒋介石、毛人凤的“保密局”又是什么东西？哪些组织和哪些人有什么秘密？二三十年来，它们和他们干了些什么？是怎么干的？又为谁而干？这都是一般人想知道而又不能知道的。若要一一明白，可读此书。

目 次

- 第一回 国难当头 蒋介石忙于反共 1
连天挨骂 复兴社秘密组成
- 第二回 数目不详 核心为十三太保 15
姓名俱在 出身多黄埔学生
- 第三回 替死要人 丰悌呜呼丢一命 24
摧残革命 老蒋专心搞独裁
- 第四回 内外兼防 复兴社无孔不入 33
地盘被占 CC系拼死相争
- 第五回 别动队成 康系特务渐扩展 44
压力增大 刘湘处境突紧张
- 第六回 野心难展 陈立夫诡计不行 54
儿子最亲 蒋经国承受衣钵
- 第七回 惧怕民权 戴笠暗杀杨杏佛 65
决计灭口 特务毒死过得诚
- 第八回 拦路开枪 史量才又被暗杀 73
混淆视听 蒋介石假意缉凶

第九回	空军被买 歧视甚深	南天王遂告垮台 丁纪徐驾机出走	86
第十回	抗战初开 黑帮入伙	戴笠特务增廿倍 供桌当中放手枪	94
第十一回	卖身投靠 活埋惨杀	张国焘终受冷淡 军统局罪恶滔天	104
第十二回	借名招生 生入死出	不少青年堕圈套 瓜蔓相连难脱身	114
第十三回	美特蒋特 反苏反共	在渝成立合作所 除了出钱还出枪	125
第十四回	试验刑具 表演残酷	众工人无辜受害 蒋介石色舞眉飞	133
第十五回	轮奸妇女 想搞海军	美特一笑便放人 戴笠多方作巴结	148
第十六回	汤换药留 副而转正	军统局变保密局 毛人凤代郑介民	161
第十七回	情报不灵 制造恐怖	老蒋频骂毛人凤 特务弹炸何思源	171

第十八回	抗日有罪 惨无人道	杨虎城全家被杀 小孩子刀下亡身 180
第十九回	残酷空前 怪事少见	重庆进行大屠杀 戴笠为汉奸治丧 191
第廿回	不见天日 人面兽心	息烽营黑暗阴森 周养浩强奸女犯 197
第廿一回	野心扩张 派系倾轧	杀人王想搞政党 马汉三一弹归阴 207
第廿二回	滇局益紧 风云突变	毛人凤布置暗杀 徐远举专机飞昆 221
第廿三回	昆明戒严 杨杰逃港	深宵开始大捕人 特务追踪下毒手 231
第廿四回	出其不意 无可奈何	卢汉突下令放人 台湾只手忙脚乱 242
第廿五回	奉命赴会 临死挣扎	大特务多人落网 蒋驻军猛攻昆明 252
第廿六回	形势已非 地盘日少	保密局仍图潜伏 毛人凤迫人还乡 263

第廿七回	黑幕重重 爪牙处处	派系中再有派系 核心内另设核心 272
第廿八回	谁都爱钱 一切唯情	刘不同不要贞节 陈立夫大发牢骚 282
第廿九回	假装斯文 挂名局长	徐恩曾面软心辣 朱家骅有职无权 294
第卅回	代敌诱降 自讨苦吃	吴开先潜返重庆 调查网惹出麻烦 303
第卅一回	拉人下水 运用外围	喜欢猴子不喜猪 讲究就汤而下面 314
第卅二回	造谣惑众 收集情报	陈立夫提八要点 徐恩曾借助于斌 326
第卅三回	虚怯攻心 前途无望	特务死了还怕死 除非觉岸早回头 336

第一回 国难当头 蒋介石忙于反共 连天挨骂 复兴社秘密组成

提到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谁都知道有“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组织的分别成立，是在一九三八年。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蒋介石就曾经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集拢来，成立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焯（当时的“首都警察厅厅长”）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村（后来在汪伪组织中做了大汉奸），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对日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当然局长；而以原任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以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戴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

子。

但并不是说，从一九三七年起，蒋介石才有他的特务活动。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爪牙。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一年期间，蒋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后改为“行营”）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若说那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那么，也可以说，那个“南昌行营谍报科”，就是“军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在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脚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不过一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大家首先想到的却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斯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的组织。因此，在谈蒋的特务发展史时，不能不先谈一下“复兴社”的情形。

所谓“蓝衣社”，所谓“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所以追源究始，“复兴社”可以算作蒋介石特务组织的老祖

宗，至少是在组织上带军事性的特务的老祖宗。

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攘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动。同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老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跟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实际上，面对着当时的动荡形势，蒋所苦思焦虑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仍然是怎样去镇压人民，怎样才可以更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器，更进一步地巩固他的独裁。

蒋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喽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

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的事，具体日子已经记不清楚。蒋约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肖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十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是蒋的侍从秘书，蒋开会时，都由他纪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地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咀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老头子”（蒋）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的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

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

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十二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再三骂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丰悌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就立即推举贺衷寒、丰悌、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的，所以戴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过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辑、杜心如、姜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有三十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滚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蒋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渡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当面交了上去，蒋都收起来。关于组织名称，贺主张用“力行社”，康主张用“复兴社”；而丰悌自己又另外起草了一份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袖呈给蒋，蒋因他不是起草人，又拿来交给贺、康等人参考。不久之后，蒋又召集会议，最后决定名称为“中华复兴社”。这就是“复兴社”的起源。

照“中华复兴社”的社章，乃“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最初，凡入社者都须经这位“社长”批准，后来组织扩大了，才改为分社也可以批准。入社的“誓词”中，

有这样的几句：“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至于“纪律条例”，其中有许多“不得”，如“不得违抗命令”、“不得有小组织”、“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倾陷同志”等等，违犯者最重可处极刑。这都是蒋介石这位“社长”为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各事就绪后，蒋介石又再召集会议。开会时，蒋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的四句话：“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问众人：“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那些人当然奉命唯谨，怎会说一个“不”字？而且谁也知道组织这个社的目的别有所在，蒋拿出来的“十六字真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而已。

就这样，蒋介石腹中的法西斯之胎，已到了瓜熟蒂落之日了。

到了一九三二年三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除上文已提到过的角色之外，还有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梁干乔、侯志明、田载龙、李秉中等等，共约四十人。蒋介石自己是当然主席，不在话下。

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突然跑进来参加。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一把抓住冷欣，便向门外推去，一边推一边说：“这

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然后紧闭了大门，再回到主席台上，宣布“复兴社”正式成立，并进行选举。

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丰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田载龙、肖赞育、李秉中等三人为中央监事，甘国勋为候补中央监事。选举完毕，大会也就“功德圆满”了。

蒋的这个组织，其“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和决定，还要经过他这个“太上”批准，才能算数。是故成立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还要再办一番手续，呈报蒋介石批准。一呈一批，“戏”功十足。他并在当先人中，指定贺衷寒、丰悌、滕杰三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田载龙为常务监察。下设四处：一、组织处，处长周复；二、宣传处，处长康泽；三、训练处，处长桂永清；四、特务处，处长暂时空悬。直到三月下旬，蒋在南京陵园别墅再召集当初的十多人开会时，才对那些人说：“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社长”和“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只能“奉旨”。戴笠只在黄埔第六期读过一阵子骑兵科，连毕业也谈不上，在那群“黄埔老大哥”的心目中，是并不怎样看得起的。特别是郑介民，既是中央干事，反而要他做候补干事戴笠的副手，心中一直不服，但不敢向蒋表示。郑是广东人；戴